

醉枕江山

月关 / 著

1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醉枕江山¹

月关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枕江山. 1 / 月关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201-10215-3

I. ①醉…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1912 号

醉枕江山 1

ZUIZHEN JIANGSHAN 1

月关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 版 人	黄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璐
特约编辑	金晓芸
企 划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策 划	王颖怡
装帧设计	林荣辉

制版印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 020-87608715-321



月关

原名魏立军，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客座教授，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辽宁政协知联会会员。

网络历史小说第一人，全民瞩目、年度网络创新文学的重要力量。其处女作《回到明朝当王爷》横扫网络，囊括多项年终大奖，连续五年占据中国台湾图书馆借阅榜第一名；2009年《回到明朝当王爷》进入“网络文学十年盘点”评选，入选十大人气作品第六名；《大争之世》《步步生莲》入榜中国台湾图书借阅榜前二十名；《锦衣夜行》荣获中国台湾金石堂销量第一名。

2011年—2012年，月关及其作品连续两届分别获得起点中文网金键盘奖年度作家和年度作品冠军。2013年，月关获得由莫言颁发的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和阅读榜中榜网络文学新作奖及“全民奥斯卡”创新网络文学奖。

序

《醉枕江山》是我继都市、穿越、玄幻、异能、武侠类小说的创新努力后，于历史类小说中进行的又一次创新。

穿越类历史小说我写了很多，也都大获成功。但是穿越类历史小说仅仅是历史小说中一个细致的分类，它对创作的时代背景、历史事件的要求局限比较明显，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改善历史进程的手段也有限，我由此渐渐萌生了新创作的想法。

架空历史类小说中虽然不乏精品，但架空历史会让读者的代入感更有限，而且架空历史不需要考据历史，可以套用任何一个历史朝代的东西，而读者无法指出你的知识点是错误的，所以创作此类小说时我会比较谨慎。

尤其是，在一个小说阅读网站上，拉开一个历史榜单，九成是穿越小说，一成是架空小说，读者已经形成了非穿越不成历史的想法，这是很危险的。当年，武侠小说铺天盖地、车载斗量之际，谁敢说有一天它会没落？

作为一个热爱历史小说、喜欢创作历史小说的作者，我不想看见那一天的到来。如果读者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幻想如何改变历史上，它总有一天会彻底没落。而历史传奇小说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网络历史小说的故事趣味点，又能把读者的视线从关注如何改变历史转移到关注主角的人生经历、个人奋斗上来。于是，我开始了新的尝试。

为了保证这种努力的质量，我在《醉枕江山》中国台湾版新书首发当月夺得起点中文网月票总榜冠军后，立即宣布从此不再争榜。因为争榜就得大量更新，速度太快会影响对细节的刻画以及对历史背景的考据。

本书中所采用的历史事件，几乎全部精心考据过，尤其是对武则天其人其事，我做了大量的史实考据，演绎了一个真实的、完全不同于近几十年来大量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虚构的武则天形象。但我创作时又绝不会拘泥于历史进行枯燥堆砌。正是如此，主角的故事才完美地融入一系列历史大事件中，十分生动传奇。

如今该书得以出版，衷心感谢漫友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够喜欢它：

女帝武曌日月凌空，上官婉儿称量天下。

李襄儿艳比花娇，五姓子勾心斗角。

太平公主难太平，李家三郎真隆基。

狄仁杰、张易之、冯小宝……

才子、佳人、屠狗辈！

红袖招，游侠儿，游走大唐天空下，

醉卧枕江山，谈笑望乾坤！

月关

目录

- 第一章 桃花源里人家 / 001
- 第二章 芭蕉巷里乞索儿 / 006
- 第三章 阿丑与妞妞 / 010
- 第四章 蝴蝶钗 / 015
- 第五章 奇迹之日 / 019
- 第六章 奇迹之日(2) / 023
- 第七章 奇迹之日(3) / 027
- 第八章 杨帆, 早晨 / 032
- 第九章 面片儿 / 036
- 第十章 暗恋少女 / 040
- 第十一章 刺武 / 044
- 第十二章 打扇小宫女 / 048
- 第十三章 骑墙两兄弟 / 052
- 第十四章 仙女大梵天 / 056
- 第十五章 从前有座山 / 060
- 第十六章 我想捡个媳妇儿 / 064
- 第十七章 杨帆的信誉 / 068
- 第十八章 刑部司刑郎中 / 072
- 第十九章 姑娘赖上你了 / 076
- 第二十章 没觉悟的修文坊民 / 080
- 第二十一章 小妇人与小女仆 / 084
- 第二十二章 兄弟好忙 / 088
- 第二十三章 我有个秘密 / 092
- 第二十四章 繁华闹市 / 096
- 第二十五章 一生所托非良人 / 099
- 第二十六章 男儿当志气 / 102
- 第二十七章 长相思, 苦相忆 / 106
- 第二十八章 人人喊打 / 109
- 第二十九章 我只能讲我六岁之前的故事 / 113
- 第三十章 我想多吃一碗饭 / 117
- 第三十一章 人们最喜欢相信的理由 / 120
- 第三十二章 私奔风云 / 123
- 第三十三章 偏遇无赖小人 / 126
- 第三十四章 这是男人的世界 / 129
- 第三十五章 宰相门前七品官 / 132

第三十六章 一刀解厄 /	135
第三十七章 奴家另有妙计 /	139
第三十八章 地头蛇 /	143
第三十九章 楚狂歌 /	147
第四十章 太公钓鱼 /	151
第四十一章 愿者上钩 /	155
第四十二章 一瓯酒 /	159
第四十三章 胡旋舞 /	162
第四十四章 美人如酒 /	166
第四十五章 山水有相逢 /	169
第四十六章 寻衅 /	173
第四十七章 挑战 /	176
第四十八章 推肉山 /	179
第四十九章 打马球 /	183
第五十章 郎情妾意 /	186
第五十一章 球神 /	190
第五十二章 公主中的公主 /	194
第五十三章 花儿心中开 /	198

第五十四章 醉人间 /	201
第五十五章 黄粱梦 /	205
第五十六章 流言蜚语 /	209
第五十七章 无心插柳 /	213
第五十八章 阳光下的秘密 /	217
第五十九章 是你 /	221
第六十章 夜探 /	224
第六十一章 居官大不易 /	228
第六十二章 迫供 /	232
第六十三章 放线 /	235
第六十四章 心甘情愿上你的钩 /	239
第六十五章 贼喊抓贼 /	243
第六十六章 扮猪 /	246
第六十七章 老虎来了 /	250
第六十八章 诱杀、杀诱 /	254
第六十九章 动如脱兔 /	258

第一章 桃花源里人家

岭南，韶州东北二十余里处，有一座无名山谷，山谷四面环山，就连唯一的出口，那条狭窄的谷道里面，也有一座矮山挡道，要翻过矮山，才会豁然开朗，发现其中别有天地。

大唐咸亨三年，忽然有十一姓共计百余人，在当地官府的安排下来到这个隐蔽的山谷，铲草平院，伐木作屋，数日间便建成了一个小村庄，取名为桃源村。

因山村地势隐蔽，故而桃源村与其他山民少有接触，但是因为常有樵夫和猎户从这里经过，渐渐地，外界对这个四面环山的小村便也略微有了一些了解。

这里的村民同当地普通山民不太一样，这个村子的居民大多文质彬彬，知书达礼，虽然他们一样的耕田织布、桑下种瓜，但是常能听到村子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甚至抚琴吹笙的音乐声。

初时，山民皆以为奇，时有议论，不过天长日久，也就见怪不怪了。

十一年后，大唐永淳二年的某一天。

正值春末，谷中郁郁葱葱，一片苍翠，几亩山田掩映在野草杂棘之间。山谷中错落着几十户人家，竹篱的小院、原木的屋檐，全都掩映在一片苍翠之中，偶露一角，如诗如画。

一个背着竹篓的少女正带着一个十岁不到的顽童，向村外的矮山坡走去。少女翠色短衫，藕色长裤，一身山里人的短打扮，脸颊黎黑，带着常在田间劳作形成的一抹酡红，可是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子灵气儿，绝非普通的山野村姑可比。

这姑娘正是十四五岁蓓蕾初开的年纪，身段儿颇长苗条，细细的腰杆儿挺拔柔韧，走动间犹如一管青竹迎风摇曳。那明亮的双眸，又直又挺的鼻梁，红嘟嘟的小嘴儿，模样甚是俊俏。

少女身边走着一个八九岁的小顽童，看起来应该是她的弟弟。因为这顽童虽与一般山里孩子一样肤色黝黑，却没有山里孩子那种虎头虎脑的敦实样儿，相形之下，他的身材显得单薄了许多，一张鹅蛋脸与那少女有六七分肖似，眉毛清秀，眼睛大大、下巴尖尖。

女孩儿名叫月蓉，跟在她后面的那个男孩是她一母同胞的弟弟，乳名唤作阿丑。阿丑平素一向活泼好动，一个照看不到，他就野到山里去了，十几丈高的树他也像猿猴一般爬上爬下，被村中儿童誉为爬树第一高手。

结果正应了那句老话，善水者溺、善骑者堕。三个月前，阿丑爬上一棵大树掏鸟蛋的时候摔了下来，从高达五六丈的一棵大树上摔下，虽然有枝杈挡了挡，地面土壤也极松软，还是跌破了头，又摔折了一条腿。

这可把视之如掌上明珠的父母吓得够呛，姐姐作为长女，因为没有照看好弟弟，挨了爹娘一顿打，阿丑则在家里养了三个多月，近来身子渐好，下地行走已然无碍，可是父母依旧禁足不许外出。

今天的阿姊上山采野菜，看阿弟摔伤腿后整天闷在家里，他的性子野惯了，以前每日读完书都可出去与小伙伴一起玩耍，如今除了由父亲教他读书，便只能撅着屁股趴在窗口羡慕地看着在山野间奔跑的小伙伴，实在可怜，便央求父母，要带他出来散心，父母虽然答应了，条件却是不准阿丑离开她的左右。

一座竹篱的小院儿内，一个比月蓉姑娘还要大上两岁的少女正在绣着花儿，看见月蓉姐弟过来，笑着打招呼道：“月蓉妹子、小阿丑，上山去啊？”

“嗯，带小弟上山去采些山菇野菜什么的，秀秀姊这是在准备嫁妆吗？”

“哪有呀，人家这是绣着玩的。”

秀秀红了脸，忙将手里绣的东西藏到身后，引来月蓉一阵开心的笑声。

不远处榆树下正在下棋的一个老者循声往这里望了一眼，扬声笑道：“小阿丑，腿已经好了吗？哈哈，以后可不要再调皮捣蛋了！”

月蓉礼貌地向他们打招呼：“裘伯伯、方伯伯。”

另一个老头子大概是快要输棋了，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连声催促他赶紧下子儿，老头儿这才捋着胡须转过头去。

素以爬树攀岩第一高手自诩的阿丑似乎是被老伯一说颜面颇为无光，愤愤地一脚踢出去，将一枚小石子踢飞起来，恰巧打在一只大白鹅身上。

那只大鹅昂首挺胸，迈着绅士步，仿佛一位检阅三军的大将军，正在小径上威风凛凛地走着，忽然受此袭击，不由勃然大怒，立即伸长了脖子，张开翅膀，嘎嘎叫着向阿丑冲来。

“阿丑，你又淘气！”

月蓉说着，拉起阿丑的手就跑，那只大白鹅鼓着双翅，伸着脖子，不依不饶地在他们屁股后面追，草丛中一个放羊的小牧童见了这一幕情景不禁笑得打跌。

“哎哟！阿姊，我的腿，还有点疼。”

阿丑跑着跑着忍不住呼疼，月蓉没好气地道：“你这臭小子，刘婶家的那只鹅将军最凶不过，你偏要撩扯它。”说着，解下竹篓，蹲身道：“上来，姐背着你。”

阿丑道：“不要，人家都长大了，很重的，姐姐哪背得动。”

“得了吧，一个小毛孩子，还长大了，从小不就是姐姐背着你翻山越岭的吗？”月蓉不由分说，将弟弟背上肩头，又拎起竹篓，往山上跑，大白鹅锲而不舍，嘎嘎叫着猛追。

阿姐的背平坦、柔软，有些汗渍，可是味道很好闻，阿丑挣了两下，被姐姐在屁股上拍了一巴掌之后，便不再挣扎了。

鹅将军追了一阵，终于停下，摆摆尾巴骄傲地走回村子里去了。月蓉见那只大鹅不追了，这才气喘吁吁地放慢脚步，不过并没有把弟弟放下。

“阿丑，一会到了山上，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免得爹娘又为你担心。阿姊去采些野菜山蘑就带你回去，阿母正给你熬骨头汤呢，到时候趁热喝，腿才好得快些。你不是最爱吃野菜蘸酱么，姐一会采了野菜，回去给你做野菜蘸酱。”

“那……酱要用油炸一下。”

“好，听阿丑的，炸一下。”

“里边还要放一个鸡子儿。”

月蓉咯咯地笑起来：“成，再放一个鸡子儿，你这小馋痨。”

姐弟俩爬上矮山，月蓉将阿丑放下，说道：“你在这儿好好坐着吧，姐姐去采……咦？”

月蓉向谷外一蹀，吃惊地道：“怎么来了这么多官兵？”

阿丑听了忙也站起来往山前看，他个子小，只能踮着脚尖儿，从一人多高的野草藤萝间向外瞧，山谷中正有一支队伍在那里集结，这是大唐的军队，士兵们都身着战袄，背负箭袋，斜挎战弓，手捉横刀，胯下骑着一匹战马。

三百多人，三百多匹马，肃然而立，萧萧无声。

队伍最前方有两匹马，军士穿袄，将校穿袍，其中一匹马上，正是一个穿袍的将领，身上穿着皮甲，罩袍上绘着狮虎的图案。

另一匹马上是一个穿青袍的文官，他正勒马回头，对军士们说着什么，随着他的声音，军士们纷纷拔刀出鞘，阳光照在他们的刀刃上，烁烁生寒。

阿丑有些好奇，以前他跟父亲去韶州城时，也曾见过军士的模样，可是那只是城头的几个老军，哪有这般杀气腾腾的行伍气势，而且，衣着似乎也不尽相同。

“阿姊，这是哪儿的兵，他们在干什么呀？”

“不好！”

月蓉虽然不清楚这些官兵的来意，却感觉到了危险，她赶紧把阿丑放下，嘱咐他道：

“这些官兵怕是要对咱们不利，阿丑，你行动不便，就藏在这儿，姐姐回村去报信！你伏在这里，无论如何，都不许出来！知道吗！”

月蓉把阿丑搬到灌木丛中，背起竹篓就跑，刚刚跑出几步，又赶回来，随手扯些野草

盖在阿丑身上，阿丑被埋在乱草下，一脸茫然地从缝隙间看着姐姐向山村中飞奔，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儿是大唐的江山，这儿住的是大唐的子民，大唐的军队为什么要对这儿的百姓不利？村里的人又不是山贼土匪。百思不得其解的阿丑只好依着姐姐的嘱咐，蹲在那儿，一动不动。

铁蹄踏得山间碎石乱响，两匹骏马率先登上了矮坡，从阿丑的角度看过去，只能看到骑在一匹黑马上的那位青袍文官，站在另一侧的那员武将，因为被青袍文官挡住了，只能看到他不时被山风扬起的猩红色披风。

月蓉挥舞着裹头的青帕，一边跑，一边向村中喊道：“阿爷（爹）！阿母！官兵来了，官兵来了！”

“杀！杀光！一个也不许放过！”

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在阿丑耳边冷冷地响起，阿丑收回看向阿姊的目光，循声望去，发令者正是端坐马上的那个青袍文官，这人瘦瘦高高的身子，一张狭长的马脸，凹目鹰鼻，不怒自威。

他向身后士卒发令的时候，下意识地扭过头来，整张脸便映入了阿丑的眼帘，阿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容貌，鹰钩鼻子两侧，有两道刀削一般的法令纹，法令纹深深地撇向左右，罩住了他薄薄的嘴唇，杀气腾腾的声音，正是从那张嘴里发出来的。

伴在他身边的那位战袍上绘着狮虎图案的将军缓缓拔刀出鞘，刀擦着鞘，发出一阵诱人的摩擦声，阿丑听着，不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将军扬刀，提马向前，发出短促的一喝：“杀！”便四蹄翻飞，俯冲下去。

在他后面，手执横刀的军士们纷纷狂奔而下。

阿丑眼看着阿姊在山径间拼命奔跑着，一跳一闪的身影仿佛山野间一匹奔跃的牝鹿，而那将军策马飞驰，就像一个衔尾急追的猎人，战马驰骋，片刻间就追上了阿姊，阿丑的一颗心不由得提到了嗓子眼上。

“砰！”

刀起，寒光闪，血光现。

“阿母，官兵来……”

月蓉的声音戛然而止，刀过处，一颗螭首飞到半空，腔中喷出的热血溅成了一团血雾，将军挥舞着血刀，从她身边一掠而过。紧接着，无数的战靴踏着少女柔软的身体，杀进了小山村。

“阿姊！”

阿丑眼前一黑，登时昏厥过去。

数百名官兵正从山道上急急前行，脚步声、碎石哗啦声，将他的一声呜咽遮盖住了。

青袍官员驻马山坡，冷漠地注视着谷中的村庄，嘴角带着一丝冷酷的笑容，马鞭前指，重复着他的命令：“杀！杀光！一个也不许放过！”

翌日，韶州府张贴出一纸榜文，宣布桃源村发生大瘟疫，全村百姓死绝，为防瘟疫扩散，官府将整座村庄付之一炬，并告诫四野八乡的百姓，切勿闯入桃源村，以防沾染瘟疫。桃源村就像它离奇地出现一样，离奇地消失了。

没有人敢再进入这个山谷。几年以后，已没有人能记起桃源村这个名字，人们只记得，在韶州东北二十余里处有一个瘟神谷，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

注：部分当时的称呼与现代称呼太违和，比如父亲称为“哥哥”，第二人称“你”“您”称为“汝”“尔”，第三人称“他”称为“伊”的，均按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做了改动。

第二章 芭蕉巷里乞索儿

永淳二年七月，广州府。

长街上，无数的行人、商旅和货摊把本来很宽敞的街道挤塞得满满当当。

宽袍大袖的士人、翻领窄袖的胡人、短褐布衫的平民，行走其间，热闹非凡。

道路两旁，有那披着肩布、戴着耳环的天竺人用蹩脚的大唐话高声兜售着他的檀香，有那来自南洋的昆仑儿赤足走在街上，叫卖着用芦荟制成的止痛膏，有人则不停地夸耀着他的丁香片可以叫人口气如何的清新。

还有那身穿小袖袍、头戴花皮帽的波斯人，贩卖着用来化妆的波斯枣和做香水用的番红花粉。当然，地摊上更是少不了那甚受唐人欢迎的调味品：黑胡椒和浓芥末。

就连叫卖开心果仁的商贩都推着小车，扯开大嗓门，一路把开心果仁可以让男人补肾壮阳、女人舒坦开心的功效吼得气壮山河，一时间吸引妇人无数：谁不想自己的男人是个昂藏伟丈夫呢，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床上。

道路两旁货摊之后，各有一条清澈的小河。石制的、木制的小桥凌驾于小河之上，踏着小桥过了河，河岸上遍植芭蕉，芭蕉树后就是一家家酒肆，挥之不去的酒香从那里边飘出来，汇入到大街上这幅繁华的画面中去。

可是活生生的繁华世界，终究比不得书上画上的世界。书上画上，你可以抹去你不需要的一切，而现实的世界中就不可以，任何时候穷人都是有的，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儿此刻正光着脚丫，拼命地奔跑着，后面追着两个气势汹汹的壮年汉子。

小乞儿逃进一条小巷，终于力竭，被两个壮汉追上，一顿拳打脚踢之下，小乞儿抱着头，好像一只小狗似的蜷缩着，被一脚一脚地踢飞起来，既不讨饶，也不呼痛，直到被人一脚踢飞到小巷边上的水沟里，才闷哼一声，昏厥过去。

两个壮汉放下袖子走开了，嘴里骂骂咧咧地道：“臭乞索儿，竟敢偷东西吃，再让老子抓着，生生打杀了你！”

路上行人如织，却没有人理会。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穿着破旧裙衫的妇人牵着一个小女孩从幽仄狭长的小巷中蹒跚而来，小女孩看见了倒卧在水沟边的乞儿，她站住脚步，和母亲之间似乎发生了一场小小

的争执，小女孩获得了胜利，她提着破旧的小裙子，飞快地跑到水沟边。

小女孩蹲下来看了看昏厥的男孩，然后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个破瓦罐，小心地喂他吃粥，小乞儿明显是饿坏了，尽管在昏迷当中，可当那米粥喂到嘴边，还是下意识地、飞快地做起了吞咽的动作。

小乞儿悠悠醒来。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眼睛上顿时传来一阵胀痛的感觉，他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发青，已经肿胀得只剩下了一条缝隙，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他的眼神定在眼前的小女孩身上。

女孩看起来比他还小一些，瘦巴巴、脏兮兮的一张小脸，乱糟糟的头发因为营养不良而有些发黄，只有一双眉毛又黑又浓，这样一双眉毛若是长在男孩子脸上，一定会显得英气勃勃，而长在女孩脸上似乎就嫌太浓了一些。

小女孩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短襦，肩头处已经开了线，隐隐地露出一抹肌肤，她的下身是一条及胸的竹叶裙，她此刻正蹲在小乞儿面前，于是，裙子的破洞上就露出两个光溜溜的膝盖来。

小乞儿很快就弄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明白了对方的身份，他没有道谢，只是怔怔地看着小女孩，小女孩咧开嘴向他笑，大概是正在换牙的缘故，她嘴里的牙齿不全，看起来丑丑的样子。

小女孩歪着头想了想，从怀里掏出一个馍，小心地掰成两半，比了比，放了大的一半在小乞儿怀里，又向他咧嘴一笑，便提着罐子站起来，妇人走过来牵起了她的小手，漠然地看了男孩一眼，母女俩便沿着幽深狭窄的小巷走开了。

小乞儿艰难地爬起来，浑身的骨头一阵酸疼。他扯了扯如丝如缕的破衣衫，茫然地左右看看，便下意识地跟在那对母女后面走去。

女孩牵着母亲的手，不时地回头，处在她们不远处的这个男孩看来比她们母女的处境更为困难，破烂的衣衫只能勉强蔽体，豁开的衣领处露出嶙峋的锁骨，他的脸颊瘦削枯黄，肿胀的脸上布满瘀青，新伤叠着旧伤。

女孩又向他咧嘴一笑。

渐渐的，道路越来越偏僻，一座围墙半倒的破庙出现在前面。

妇人牵着小女孩走进破庙，小乞儿在破庙外站了一会儿，也跟了进去。

破庙里不止一个乞丐，一个老乞丐坐在阳光下，脱了身上的破袄，露出一身皮包骨的身子，正在那儿抓着蚤子，另一个乞丐壮一些，躺在一堆柴草上，跷着二郎腿哼哼唧唧地唱着歌。

妇人带着小女孩在漏顶的破庙里找了个位置坐下，小女孩开始吃东西，妇人则抓过一

捧柔韧的野草，开始编织什么东西。

小乞儿仿佛一只受惊的小兽，有些戒备地打量着庙里的一切，但他依旧固执地向那对母女靠过去。他很少受到善意的对待，小女孩对他的善意让他感到非常亲切，无依无靠的他，本能地想要接近让他感到亲切的东西。

小女孩用缺了两颗大门牙的嘴巴费劲地啃着馍，啃了好半晌，直到口水濡湿了馍，这才吃力地咬下一口，她开心地咽下馍，看看男孩，细声细气地问道：“我叫妞妞，你叫什么呀？”

小乞儿似乎有些茫然，半晌，一抹辛酸闪过眸子，他轻轻答道：“我……叫阿丑。”

“阿丑，你坐下！”

妞妞拍拍身旁的稻草，阿丑看了看，在她身旁轻轻坐下。

妞妞咬着馍，歪着头看他，小声问道：“你怎么被人打成这样儿呀？”

阿丑答道：“因为我偷了他们的东西吃。”

“哦！这可不好，讨饭吃就行了呀，总会碰到善心人的。”

阿丑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地道：“乞讨，我做不来，我……伸不出手……”

妞妞的两颗大门牙都掉了，那馍馍也不知放了几天，干硬得像石头一样，啃了半天，啃得湿漉漉的全是口水，还没啃下一块来。听到阿丑的话，她放弃继续啃馍的努力，惊讶地张大嘴巴，问道：“怎么会呢？难道偷东西就不丢人吗？”

阿丑认真地想了想，回答道：“我不知道，虽然偷也是伸出手，可是……感觉似乎就是不一样。偷，我只要做好挨揍的准备，而乞讨，我就是伸不出手，也说不出乞讨的话来……”

妞妞眨着眼睛，迷惘地想了半天，摇头道：“我听不懂！”

阿丑苦涩地笑笑，慢慢抬起头，看着从庙顶破洞投下的那束阳光，和阳光中飞舞的轻尘，幽幽地道：“其实我自己也不懂……”

妞妞咯咯地笑起来，道：“阿丑，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乞索儿。”

阿丑倔强地强调：“我不是乞索儿！我从来就没有乞讨过！”

妞妞很好脾气，让步道：“好吧好吧，你不是乞索儿，你是一个奇怪的小偷，这样行了吧？嘻嘻。”

“嗯！”

阿丑想了想，郑重地点了点头，认可了她的这个评价。

妞妞扭过头，拉拉母亲的衣袖，央求道：“阿母，给阿丑织双鞋子好不好？”

她又扭过头，眨眨眼，问道：“阿丑，你愿意留在这儿吗？”

“……”

“嗯？”

“嗯！”

妞妞又咧开牙齿不全的嘴巴笑起来，丑丑的样子。

这时，一双草鞋正在妞妞娘的手中渐渐成形……

阿丑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孩子。

他始终执拗地不肯去乞讨，宁可去偷。

因为偷术不佳，阿丑常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要不是妞妞娘的接济，或许他早就饿死了。

破庙里一共寄住着十多个乞丐，他们一致觉得阿丑应该叫阿呆，他一定是傻的，唯有妞妞不这么想。

阿丑吃饱的时候，从不像其他乞丐一样坐在阳光下，一边脱下衫袄抓着蚤子，一边开着黄腔说笑话，他总是坐在破庙后院那半盘石磨上，托着下巴一个人望着天空发呆。妞妞觉得阿丑一定是在思考什么。

阿丑会思考呢，别人会吗？

还有一次，妞妞偷偷看见阿丑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沙地上画着什么，当他走开后，妞妞走过去与那半截石碑比对了半天，认出阿丑写的就是那半截石碑上的字，想起他写字时像水一般流畅的动作，妞妞心中就非常羡慕。

阿丑会写字呢，别人会吗？

阿丑还会上树掏鸟蛋，会用树枝扑蜻蜓，会下河捉小鱼，不管是鸟蛋、蜻蜓，还是小鱼，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香喷喷的食物，虽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被烤糊了，但是妞妞吃得很香。

那段日子里，阿丑的脸总有瘀青，而妞妞的唇总是黑黑的。

在妞妞以乞讨为生、受尽白眼和饥寒交迫的童年时光里，与阿丑相伴的这段日子成为她最美好的回忆。